

第一部分__第1节

我愤怒的看着镜子里沮丧的自己。我该死的头发，它就从不顺从我的意愿，该死的凯特正在生病，她让我经受这么严酷的考验，我本应该去复习应付我下周的期末考试。我想着怎么征服我的翘起的头发。心中念着：“在头发还湿着的时候我不能睡觉，在头发还湿着的时候.....”就像念诵一段咒语，用刷子再一次尝试制服它。镜中的女孩，显得苍白，愤怒，蓝色的眼睛在她的脸上显的太大，放弃，我只能把我糟糕的头发扎成马尾，并且希望我看起来更象样。

凯特是我的室友。她得了该死的流感，因此她不能去为校报做已经约好的采访，那是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大亨。所以我即将不情愿的放弃我期末复习的时间，驱车165英里，去西雅图市中心的所谓灰色控股公司见这位迷一样的CEO。他是一个企业家，也是我们学校的主要捐助人。凯特说他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，但却给了她，这将是她在校报记者生涯的历史意义的采访。

凯特，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。

“安娜，对不起。我等了九个月才约到他。如果错过这次机会，我还要等六个月，那时我们都毕业了。请原谅我，作为校报的编辑，我不能错过这次机会，”凯特用她那发炎的喉咙发出的刺耳声音祈求我。她是怎么做到的？即使生病，看起来妩媚和华丽，虽然现在脸色潮红流着鼻涕，但却有着明亮的绿色眼睛，金黄头发。我收回我这一阵不受欢迎的同情。

“当然，凯特，我会去，你现在应该回到床上去，要来点快克或是泰诺吗？”

“就快克吧。这是我准备的问题，和我的录音笔，你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钮，它就会把所有谈话记录下来，回来我将抄录所有的对话。”

“我对他一无所知。”我低语，我心中感到紧张。

“你会战胜所有的问题的，出发吧，路程很远，我可不希望你迟到。”

“好吧，我会去的，现在你回去好好睡一觉，这是热水。”我深情地看着她，只有为了你，我愿意做一切。

“马上。祝你好运，安娜，和往常一样，你是我的救星。”

我收拾好我的背包出门，上车，对着后视镜中的自己苦笑，我为什么会被凯特说服？是的，凯特能说服所有人，她会是一个非凡的记者。她口齿伶俐，有说服力，有思想，又那么迷人，她是最亲爱，最亲爱的朋友。

路程明确，我设定从温哥华，华盛顿，走5号洲际公路。离下午二点还有一段时间。幸好，有凯特的奔驰CLK，我不敢想象如果是我的老式大众甲壳虫，我将把时间浪费在路上，驾驶奔驰是一种快乐的体验，我猛踩油门，路在一英里，一英里的掠过。

我的目标是格雷先生的跨国集团总部。这是一个庞大的二十层钢架构建筑完全弯曲的钢铁和玻璃组成，体现出建筑师们的功利和幻想。“灰屋”工整的写在前面的玻璃门上。还有一刻钟到二点，我长出一口气，我没有迟到，我走入这个巨大的建筑，由玻璃，钢铁，白砂岩组成的大厅。

第一部分__第2节

“我是阿纳斯塔西娅斯蒂尔，我替凯瑟琳卡哇纳来见格雷先生。”

“对不起，请稍等，斯蒂尔小姐。”她挑起眉毛打量着眼前的我。我原想向凯特借来他的开拓者冲锋衣穿上，或是我的海军蓝色夹克，我已经很在意我的形像了，我穿着我唯一的裙子，明智的选择了棕色的及膝靴，蓝色毛衣，对于我来说这就算时髦的打扮了。为了掩盖我的紧张心理，我故意的把碎发别在耳后。

卡哇纳小姐有预约，请在这里签下名，小姐。你将要乘坐的电梯在右侧，按下20楼。她微笑着，表现的亲切，愉快的检查了我的签名。

她递给我一张加盖了访客字样的卡片。很自信的走在前面，我脸上带着不自然的微笑，很显然，我只是个访客，我不适应这里的一切，不会有事的，我暗暗对自己说。还好有她，我走到电梯前，从二部电梯里走出的男人们都穿着做工精细的时尚西装。

电梯在我要去的20楼停下，门向两侧滑开，我进入另一个相样由钢铁，玻璃，白沙岩组成的大堂，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孩座在办公桌后，穿着黑白套装，无论是长相还是装扮都无可挑剔，她站起来表示迎接我。

“斯蒂尔小姐，请在这里稍等。”她优雅的指向一个宽大的白色沙发。

沙发后面是一个玻璃幕墙，墙后是一个宽大的会议室，中间一张同样宽大的会议桌，周围至少有二十个席位，会议室的视野开阔，透过窗户可以一览整个城市。我看呆了，心中赞叹，真酷！

我坐下来，从我的背包里取出那些准备好的问题，我浏览这些问题，心中暗骂凯特，为什么不准备一个简历，我对马上要采访的人一无所知。他九十，或是三十？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我再度不安。我从没有采访过，我宁愿参加一个不具名的讨论。在那里我可以座在最后面。说实话，我更喜欢呆在我自己的地盘，或是在校园图书馆，自然的座在椅子上，看一本经典的英国小说。而不喜欢呆在这样一个大的让人紧张的钢铁玻璃建筑里。

我摇了摇头，镇定下来，斯蒂尔。从建筑上看，这是一个实验性的现代建筑，我想格雷应该在40岁上下：中庸，成熟，平易近人。

另一个优雅的穿着完美的金发美女从右侧的大门中走出来。什么是完美无限的金发美女？这感觉像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娇妻。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我站起来。

“斯蒂尔小姐？”新出现的金发美女问我。

“是的，”我清了清我的喉咙，“是的。”这样听起来更有信心。

“格雷先生稍后将会见您。能给我您的夹克衫吗？”

“噢，好的。”我努力的脱下我的夹克。

“有提供给您点心吗？”

“啊.....没有。”哦，天啊，这算不算是一号金发美女的失误？

二号金发美女看了一眼桌子后面的一号金发美女。

“您喜欢茶，咖啡，还是纯净水？”她问道，她的注意力转回到我身上。

“一杯水吧，谢谢。”我低声说。

“奥利维娅，请拿杯水给斯蒂尔小姐。”她的语气严厉。奥利维娅迅速小跑向休息室。

“非常抱歉，斯蒂尔小姐，奥利维娅是我们的新员工。请见谅。格雷先生还需要五分鐘。”

奥利维娅带来一杯冰水。

“您的水，斯蒂尔小姐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二号美女走过宽大的办公桌，她的高跟鞋打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。她坐下来，继续她们的工作。

或许，格雷先生的员工都是金发，这像是他公司的规定，当办公室的门打开，一个身材高大的，穿着高雅，有魅力带有非洲血统的美国人略带恐惧的走了出来。我想我绝对穿错衣服了。

他转身对门说道：“这个周末去打高尔夫，格雷？”

我没有听见回答。他转回身，看到了我，对我微笑，显出眼角的皱纹。奥利维娅几乎是跳起来，去按电梯，他似乎熟练于从她的座位上跳起来，她比我更紧张！

“下午好，女士们。”当他通过推拉门离开。

“格雷先生将要见您，斯蒂尔小姐。”二号金发美女说。我站起来，我能感到我在颤抖，我试图压制我神经的紧张。我收拾背包，水我还没来的及喝一口，我走到门前，门半开着。

第一部分__第3节

“你不需要敲门，可以直接进去。”她带着可亲的微笑。

我推开门，被自己的脚绊倒，我跌进办公室。

真是两个蠢货——我和我的脚！我的手拄在地上，膝盖也磕在地上。

但，此时一双温柔的手扶着我站起来。我真的很尴尬，我真是笨的要死。我仰起头看格雷先生，还没来的及说谢谢.....天啊——他是那么年轻。

“卡哇纳小姐”，我刚刚站直他就伸出手来与我握手。“我是克里斯提，格雷。你，没事吧？你的腿.....你可以座下吗？”

如此年轻，那么有魅力，很有吸引力。他高高的个子，穿着很体的银灰色西装，白色衬衣，黑色领带。他有着不羁的暗铜色头发，眼睛明亮有神，我能从眼中看出他的精明。好一会儿我才听到我的声音：“嗯，其实，”我嘟囔着。我伸出手和他握手，当我们十指相触时我觉得一阵电流通过了我的身体，我羞怯的匆匆的收回了我的手。时间静止了，我不停的眨着眼睛，如同我快速跳动的心。

“卡哇纳小姐，身体不适，她委托我来进行采访，希望你介意，格雷先生。”

“那么您是？”他的声太温暖了，但他却有一副冷漠的表情。他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彬彬有礼。

“我是，斯蒂尔，阿纳斯塔西娅。我和凯特正在学习英文文学，嗯.....凯瑟琳.....哦.....卡哇纳小姐在温哥华华盛顿州立大学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”他打断我的不知所云，我觉得我看到了他一丝笑容在他脸上闪过。“你可以坐下说吗？”他的目光撇向一个L形的白色真皮沙发。

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这个办公室太大了。前面是一面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大窗户，摆着一张黑木桌子，房间里摆放着与之配套的沙发和茶几，这桌子在的足可容下六个人围着吃饭。除了门，四周都是白色的，天花板，地板，墙壁。墙上挂着像马赛克似的小挂画，三十六幅挂在一面墙上，他们画工精细竟像是用相机照出来的精美摄影作品，摆放在一起更有惊人的整体感。

“这是一位当地艺术家的作品。图隆。”他说：“灰色，他深深吸引了我。”他把普通的事物描摹的如此不凡。”我低语，这画和作者都让人看着心烦意乱的。他颌首不语，只是注视着我。

“我不这么认为，斯蒂尔小姐。”他说，他的声音依旧柔和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我的脸红了起来。

除了绘画，这间房间四处散发着冰冷的气息，整洁。或许这也是这个房间主人的个性，他优雅的坐在白色的沙发上默默注视着我。我摇了摇头，拉回我的心绪，从我的背包里拿出凯特交给我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是数码录音机，对打开它，我是怎么了，就拿出它来这一会儿，我就笨手笨脚的把它摔在咖啡桌上两次。格雷先生只是看着我，等待开始采访，“或许.....我想.....那个.....”我变的越来越手忙脚乱，语无伦次，像一个气急败坏的孩子。我鼓起勇气抬头看他，他一只手放在膝盖上，另一只手托着下巴，细长的食指按在唇上，试图抑制他的笑容。

“非，非常抱歉，”我怎么结巴。“我不太会用这东西。”

“你有足够的时间，斯蒂尔小姐。”他说。

“如果我记录您的谈话，您怎么想？”

“你大费周折的设定录音机，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要记录？”

我脸都红了。他在嘲笑我吗？我只能祈祷。我看着他，眼睛频繁的眨，不确定他说这话的意思，我想他在可怜我，因为他变的温和。“不，我不介意。”

“凯特，我的意思是，卡哇纳小姐，是怎么和您介绍这个采访的？”

“这将刊登在你们学校的毕业刊物上，我将出席那个毕业典礼。”

哦！这对我是个新闻，我出着神，他不比我大多少，好吧，也就六岁？或者更小一点，哦，好吧，该死，该死，一定要把注意力转移回来，小姐你现在在工作好吗？

“好。”我偷偷咽下我的紧张。“我有一些问题，格雷先生。”我顺手揉了揉我耳朵后面的头发。

“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，”他说，面无表情。哦他一定在笑我。我一定是脸红了，我调整了一下坐姿，让自己显得更挺拔。我按下录音机的启动按钮，我试图让自己显的更专业。

“你很年轻格雷先生，但你已经拥有这样规模的事业，它如同一个帝国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我抬头，看着他。他苦笑了一下，他看上去若有所思。

第一部分__第4节

“生意就是人。斯蒂尔小姐，我对人的判断非常准确，我知道他们如何选择，什么能让他们不断进取，他们需要什么，什么能激励他们，以及如何激励他们。我的团队很特别，我给他们应得的回报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盯着我：“我的目标是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，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，掌控每一个细节。我努力工作，我理智客观的做决择。我对人有一种天然的直觉，可以发现人，并为他们制定完美的人生规划，规划到很一个细节，并要他们按计划去做。而条件只有一个，听话。”

“也许你只是走运罢了。”这句话不在凯特的名单上，但实在看不惯他这么自大和嚣张。他的眼神明亮了起来。

“我不以为这是运气和偶然，斯蒂尔小姐。我越努力工作，我就会赢来更多的运气。这基于你的团队，你的员工，并给他们各自需要的。我很欣赏哈维费尔斯通的一句名言：发掘和塑造人是一个领导者的最高使命。”

“你听起来像一个控制狂。”我没有控制我说出这句话的冲动。

“哦！我热衷于控制所有的事。斯蒂尔小姐，”他表情极其严肃，我看着他，他抓住我的目光，面无表情。我的心跳加快，我的脸又一次红了。

他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？是他的帅气外表吗？是他眼神中透出的诱惑吗？是他细长的手指和指边的唇吗？哦我这是怎么了。“还有，掌握权利是一种习惯，它使人充满自信，你幻想，你一出生就能控制一切。”他继续他的理论，声音柔和。

“你觉得你有巨大的力量？”真是控制狂。“我雇佣超过四十万人，斯蒂尔小姐。权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责任。比如，我对电信业已经不感兴趣，我要出售我的电信业务。会有二万人被裁员，他们将难以偿还后一个月的贷款。”我张大了嘴，他真是一个自大的人。“你不用对董事会负责吗？”我问，心中越来越反感。“公司是我自己的，我没有董事会。”他对我扬了扬眉毛。当然我可以了解更多，如果我问下去。但天啊，他的傲慢，我改变了我的主意。

“除了工作你有其它的爱好吗？”

“我有与众不同的爱好，斯蒂尔小姐。”他的唇露出一丝不经意的笑。“非常与众不同。”不知什么原因，我被他盯着看得很不舒服。他的眼神透出一丝邪恶。“你的工作这么辛苦，你会怎么放松一下呢？”

“放松？”他大笑，露出整齐亮白的牙齿。我被这笑容折服，停止了呼吸，他真的很有魅力，没有人比他更有魅力。

“好吧，来聊聊放松，我航海，我飞行，我沉迷于各种挑战性的活动，追求刺激。”他移动一下身体。“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斯蒂尔小姐，我还有很多奢侈的爱好。”他又令我反感起来，我迅速看了一眼凯特准备的其它问题：“你为什么在制造业的投资？”我问。

“我喜欢制造和创造。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被制造的，他们的结构是什么样的。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”

“这听起来符合逻辑，但不是你的心理话。”

他露出古怪的表情，审视着我。

“或许吧，许多人说我没有心.....”

第一部分__第5节

“他们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因为他们很了解我。”他的脸上挂着一丝苦笑。

“你知道你的朋友怎么评价你吗，他们很了解你吗？”我后悔我提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不在凯特的更表上。

“我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。为了保护我的隐私我想到了很多办法。我通常不接受采访.....”“为什么你接受了这次采访呢？”“因为我是大学的捐助人，并没有任何意图和目的，我也可以不接受凯特小姐的邀请，但他一直缠着我的公关人员，我很钦佩她的那锲韧性。”

“我知道凯特可以有多么顽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坐在这里，他会用期盼的目光看着你。所以我才放弃我的复习时间来到这里。”

“你还在农业技术上有投资，你对农业也很感兴趣吗？”

“我们不能吃钱，斯蒂尔小姐，地球上有太多的人还在温保在线挣扎。”这听起来很慈善。慈善是你热爱的事业吗？养活世界上的穷人吗？”

他耸耸肩膀。

“这是个赚钱的生意，”他低声说，虽然我认为他是虚伪的。它不是让世界上的所有穷人都能达到温保吗？我不能看到金融受惠于些，只有美德和理想。我看了一下一个问题，他的态度感到困惑。“你有没有一个座右铭，或是能代表你人生观的恩想，如果有是什么？”“我没有这样的哲学思想。但卡耐基有一句名言：一个人，如果有控制自己心态的能力，他就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。我非常认同，并去实践，我喜欢控制自己和身边的一切。”

“你想拥有一切吗？你是个控制狂。”

“我不择手段的争取我想拥有的。”

“你的说法听起来像一个终结者。”

“我？”他脸上带着不是发自内心的微笑。我感到迷惑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一边要控制整个世界，一边又要让穷人都摆脱不能温保的日子。房内的温度在上升，也许是我想离开的原因，我看了一眼凯特的问题清单，觉得还有很多的问题列在上面。

“你是被收养的，你怎么看待你的出身？”哦，这只是我的个人问题。我盯着他，希望他不要生气。他的眉头紧皱。“我对这件事没什么看法。”

这个问题激起了我的兴趣：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是被收养的？”

None

废话，是的，当然，他当然会不高兴，如果我早些知道我要来采访他我会把这些问题都看一遍。我开始为我的莽撞不安，他让我感到他像是一个迷失的孩子，而我伤害了他。我赶快转换话题：“你要为你的工作牺牲很多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吗？”

“我有一家庭，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，还有，慈爱的父母。我不喜欢把采访延伸到我的家人。”

“你是同性恋吗？格雷先生。”

他深深的吸了口气，我惭愧之至，我怎么在问问题时不走下脑子就直接读了出来，他又怎么知道我只是在读凯特给我准备的问题，还有该死的凯特和她的该死的好奇心。

“不！阿纳斯塔西娅，我不是！”他扬起了他的眉毛，我看出他不高兴了。

“我很抱歉.....这个问题写在了这里，我只是.....”这是他第一次说出我的名字，我的心跳加快，脸颊再次升温。紧张，我用手掖了一下我耳后的碎发。

他高仰的头侧向一边“你问的问题都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？”血一下涌上我的头顶。“呃.....不是的，都是凯特小姐写的问题。”“你们合伙写毕业论文吗？”“哦，不，没有。这和我没有关系，我只是代替他来完成一个课外的活动采访，她是我的室友。”

None

第一部分__第6节

“我们还没有结束，安德烈，请取消接下来的会议。”

安德烈犹豫，他简直感到惊讶，她不知所措。他转过头目光缓缓投射过去，眉毛挑起。她立即明白。

“好的，格雷先生，”她喃喃自语，然后退了出去。

他皱了一下眉头，又把注意力放回我身上，：“我们说到哪里了？”

哦，我们的话题回到了“斯蒂尔”小姐身上。

“请别对我有所保留。我想了解你。就像你对我提出的问题，这很公平。”他的眼睛充满好奇。他这是为什么？他手肘支撑在扶手上，托着下巴，手提放在唇边，他的唇真是.....，怎么又分心了，我吞下了关于他唇的想法。“没什么可了解的。”

“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吗？”

我耸耸肩，不知他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，和凯特一起搬到西亚图，然后找一份工作？对于我的未来我真的没有太多的计划。“我还没有想过，我只知道我下周就要期末考试。”我就应该呆在学校里准备我的考试，而不是在你面前，座在你宽大，奢华，干净的办公室里，感受你的目光。

“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实习计划，”他平静地说。我扬起我的眉光表示惊讶。他要给我一份工作吗？

“哦，很感激您，”我害羞的嘟囔着，“可是不适合这里。”哦，我又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。“你为什么这么说？”他侧着头，微笑着，手指在唇上抚动。“这是显而易见的，不是吗？我和这里格格不入，我衣衫褴褛，我不是性感的金发女郎。”

“你不了解我。”他凝视着我，所有的幽默表情在他脸上消失了，我感到很不安，紧张。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和他攥紧的拳头。发生了什么？我得马上离开，我看了一眼我眼前的录音机。

“你想让我带你四处看看吗？”

“哦，您太忙了，格雷先生，我还有开很长时间的车。”

“你开车回温哥华吗？”他听起来很惊讶，甚至很焦虑。他看了看窗外。窗外正在下雨，“你最好小心驾驶。”他关心人的语气也那么生硬，像是命令。可他为什么关心我？“你得到你要了解的一切了吗？”他补充道。“是的，先生，”我一边回答一边把东西收进背包里。我随意的眯着眼睛。“感谢您的时间，格雷先生。”

“这是个愉快的下午，”他说，一如既往的礼貌。当我站起身来时，他伸出他的手。“下次见，斯蒂尔小姐。”这听起来像是个挑战，或是威胁。我皱起眉头。我们会再见吗？我握着他的手，那种触电的感觉还在，一定是我太紧张了。“格雷先生。”我向他头点。他优雅的为我打开门。

“我只是想你能顺利的通过我的门。”他对我调皮的笑着。显然，这是指我刚刚来时不优雅的跌进

他的办公室。我的脸红了：“您真体贴。格雷先生。”我自我解嘲，他大声笑着。很感谢您的盛情款待，当我走到门厅时，我惊讶的发现他还跟在后面，他送我出来！安德烈和奥利维娅也同样感到惊讶。“你有一件外套吗？”格雷先生问道。“是的，一件夹克。”

奥利维娅还是跳了起来，寻找我的夹克，格雷先生接过夹克，并亲自披在我的肩膀上。我屏住呼吸，他没有离开，而是用为我召唤电梯，他长长的手指按下电梯的向下按钮。我们站在一起，等待电梯上来，我故作镇定的面对着他。门打开，我赶快进了电梯。我真要马上离开这里。我转过头看他，他注视着我，一只手扶在电梯门一侧的墙壁上。他真的很帅，非常英俊。不得了。

“阿纳斯塔西娅，”他念我的名字，做为告别。

“上帝”，门终于关闭。

第二部分__第1节

我的心剧烈的跳动。电梯到达一楼，门刚刚打开，我就抢着逃出电梯，加快脚步，小跑一样穿过一楼的大理石大厅。我跨过宽大的玻璃门，终于离开这座建筑。我站在门外，大口大口呼吸着西雅图雨中清新的空气，我仰起脸，清爽的雨打在我的脸上。我闭上双眼，调整我的呼吸，试图恢复平静，但仍然在回味着那种感觉。

从来没有人像格雷先生这样打动我，我不知为什么？是他的帅气长相吗？他的绅士风度？还是他拥有的财富和权力？我不明白，找不到具体的原因，这是一个非理性的反应。我长出一口气。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？我靠着这幢钢建筑的外墙，调整我的思绪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摇了摇头，等我的心跳恢复正常时我走向我的车。

我离开这个城市，景物都被我抛在脑后。在我的脑海中回放着这次采访。当然，我承认我反应过度，他有魅力，自信，对我很温和，但他有傲慢，冷酷，专制和挑剔的另一面。想到这些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他可能是个傲慢的人，但在他这样的年纪就获得了这样大的成就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可恨的凯特，为什么不为我准备一个关于他的简介？

车行驶在5号洲际公路，我的心继续漫游，回忆着刚才的细节。是什么让他变得哪些成功，他的回答是那么神秘，他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还有凯特的问题，真衰透了！我竟然问他，你是不是同性恋！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就算在以后我想到这件事都会觉得尴尬无比。该死的凯瑟琳卡哇娜。

我看了一眼我的里程表，我比平常开车更小心翼翼。我知道这是记忆里渗透着格雷先生凝视着眼神告诉我要小心开车。我摇了摇头，我感觉格雷所表现出的成熟是大大超出他实际的年龄。

我们住在接近温哥华的一个复式公寓里，它靠近温哥华威诺娜州立大学的校园。我很幸运，凯特的父母买下了这里，我付很少的租金与她同住，已经有四年了。我停下车，在车里想着凯特一定会让我详细描述今天的经过，她是固执的。好吧，至少有录音笔，可以告诉她详情。

“哦！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凯特坐在客厅里，她被一堆书环绕着。很显然，她已经在为考试冲刺复习。她仍然穿着粉红色的法兰绒睡衣，上面点缀着小兔子，那是她男朋友的遗产。她跳起来用力抱住我。

“我开始担心你，希望你早点回来。”

“我想我把握采访的时间刚刚好。”我在她面前挥动着录音笔。“安娜，非常感谢，我欠你一个大人情。怎么样？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我真的不知该和凯特如何形容。“谢天谢地，采访终于结束了，我可不想再见到他，他有点吓人，你知道吗，”我耸耸肩膀“他很认真，甚至有点神经质，对了，他很年轻，对很年轻。”

凯特傻傻的注视着我。我皱眉。“你不要摆出这么无辜的表情。你为什么不给我一本他的传记？对他一无了解，面对他时我就像一个白痴。”凯特捂着嘴说：“哎呀，真抱歉，我没有想到这层。”

“主要是他很有礼貌，举止得体，稍微有点沉闷，说出话来不像他的同龄人。他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七，哎呀，安娜，真是抱歉，我应该给你个简介，但我太急，就忘记了，快给我录音笔吧，我好抄录采访。”

“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，你吃药了吗？”我故意转换话题。“是的，我感觉快好了，好多了。”她向我微笑表示感激。我看了看我的手表，“我得走了，我还得去接克莱顿的班。”“安娜你会精辟力尽的。”“我会没事的，一会儿见。”

第二部分__第2节

从我来到华盛顿州立大学上学，我一直工作在克莱顿。它是波特兰地区最大的电脑配件商店。

我已经在这工作了四年，我了解一点点关于这些配件的知识，但我还是不能DIY组装一台电脑。我做这一切只为了不再依靠我的父亲。

场景，环境的转变，让我把思绪的重点不在放在灰屋，和格雷先生身上。夏季是销售的旺季的开始，我们很忙。人们正在重新装修自己的家园。这不，克莱顿夫人正用赏识的目光看着我专注的工作。

“安娜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呢。”“我不会忘记我们约定，我会遵守时间的，我还可以做几个小时。”“真高兴见到你。”她送我到储藏室，并开始给货架补货。我很快就沉浸在工作中了。

当我下班回家后，凯瑟琳戴着耳机，正在笔记本计算机前工作。她的鼻子仍然透着粉红色，但她仍小声重复着录音机中的对话，手指在键盘上疯狂移动，敲击打字。我已经精辟力尽了，开了很长时间的车，又经过长时间的采访，而后又去克莱顿工作那么长时间，我倒在沙发上，思考着毕业论文，我还有好多功课没有做，我必须完成！因为我不是一个遇到困难就龟缩的人。

“干得好！安娜，真是太精彩了，真难以置信，他想带你四处看看，而你却回决了，他显然是想花更多时间和你在一起。”她向我做了一个鬼脸.....

我的脸红了，我的心率莫名的加快。那不是真的，当然。他只是想向我显示他的成功，和他主导了后面的采访。我意识到我咬着我的下唇，我希望凯特不会注意到我此时的表情，是的，她此时正沉浸在录音对话中。

“我明白你采访的风格了，你没有在录音之外再记录吗？”她问。“没有。”“好的，这一定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头条。真可惜，我们没有一张采访的照片。那混蛋一定很英俊是吗？”“我想是这样吧.....”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若无其事。

“哦，算了吧，安娜，你跟本不能对他的英俊免疫。”我仰着脸看我，眉光高高挑起成了拱形。毛线！我觉得我的双颊变的火烧火燎的，我心慌意乱，不知如何反驳她。“你再他身上能获得更多的信息，安娜，他几乎给你安排了一个工作。但你最后一刻你还是保持了克制，你做的很好，安娜。”她突然抬头看我，我避开她的目光，向厨房逃去。

“那么，你到底觉得他怎么样？”

你妹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好奇，我真想让这个话题快点结束。“他想驾驭和控制一切，他极其傲慢，但非常自信而有魅力。我对他是有点迷恋。”我把我的感受和盘托出，希望不必再多说什么。“你为一个着迷！？这倒是头一次，”她不屑道。我正在厨房制作三明治，所以她看不到我的表情。“你为什么想知道他是不是同性恋呢？大小姐，你可知道这是最隐私的问题。他听到后很生气，非常生气。”我脑海中浮现出他的怒容。

“你知道吗？社会上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绯闻。”

“但你知道吗？问这个问题多么让人尴尬！真心尴尬，我都不敢抬头看他。”

“哦，安娜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，他对你的印象不错，他还蛮想对你倾诉的。”对我！还倾诉！凯特，你太离谱了。

“你想来个三明治吗？”

“好的！”

当晚我们没有再谈论起格雷先生，这让我大大的松了口气。我们吃过饭后就各忙各的了。凯特忙着她的文章，我则研究我的功课——关于德伯苔丝的文章，那个该死的女人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，错误的时间，错误的世纪。我做完课时，已经是午夜，凯特早已上床睡觉。我走到我的房间里，筋疲力尽，但内心很满足，因为我已经做到了今日事今日毕。

我蜷缩在铁床上，白色的床单，母亲温暖的被子围绕着我，闭上眼睛，我很快进入了梦中。那天晚上，我梦见我在一个黑暗的地方，空旷无物，冰冷的白色大理石地面，和忧郁暗暗的目光。

None

第二部分__第3节

在接下来的一周里，我投身于我的工作和学习中。凯特也很忙，他编辑着他最后一期的校报，同时她还要应付她的毕业答辩和考试。星三时，她的病好多了，我再也不用忍受她穿着那粉红色的，绒布的，有很多兔子装饰的，睡衣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我打电话给我在乔治亚州的妈妈，问候她，也希望她祝我考试顺利。他告诉我她进入了一家新的公司——妈妈老是换新的工作。其实她去工作只是因为无聊，需要找点事打发时间罢了。不过也有她在意的东西，他的金鱼。她每周都会有新的计划，我希望按揭买房不在她的新计划中。还有，就是我希望鲍勃，她新一任但比她老的多的丈夫是真心爱她，关心她的，就当我不存在。他看起来确实比她的第三任丈夫强的多。

“最近过的怎么样？安娜？”突然妈妈开始关心我。“很好啊。”“安娜，有没有和什么人去约

会？”哦.....她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声音中的兴奋显而易见。“没有了.....妈妈有什么我会第一个通知你的。”“安娜，宝贝，你真的需要多出去走走，我为你担心.....”“妈妈我很好。鲍勃怎么样。”一如既往，转换话题是最好的策略。

那天晚上我还打电话给雷，我的继父，妈妈的第二任丈夫，这个男人是我实质上的父亲，我也继承了他的名字。我们的谈话很简短，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，他用温柔的言语哄我，他有他自己的生活，他爱看球赛，喜欢打保龄球，或是海钓，还有制作家具。雷是一个出色的木匠，我了解各种木工工具的用途就是得益于他。我能有今天还都全赖他的抚养。

周五，我和凯特正在讨论我们晚上做什么，我们需要时间去完成我们的工作和功课，还有她的报纸。门铃打断了我们手头的工作。我的好友何塞站在我家门外，手里抓着一杯香槟。

“何塞，真高兴你能来！”我给他一个拥抱。“进来。”何塞和我相识在华盛顿州立大学，他看起来和我一样，总是形单影只，我们一直只是朋友关系。我们在一起分享笑话，后来我们知道何塞的父亲和我的继父雷在同一个部队服过役。因此，我们俩家就是世交。我们于是又近了一层。何塞是他家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大学生，他的专业是工程，他的前途非常光明，但他真正喜欢的却是摄影。他对摄影有很好的天赋。

“我有一个新闻。”他的脸上带着天真的笑容，眼睛闪烁。

“别告诉我你被开除了。”我爱开他的玩笑，我向他做了个鬼脸。

“波特兰的一家画廊要在下周展出我的摄影作品。”“这真是个令人震惊的好消息！”我为她高兴，我再次拥抱他。凯特的脸上也堆满笑容。

“加油，何塞！我还得把这些写完，我在改上周五我写的新闻稿。”她装做烦恼的样子。“让我们庆祝一下，我们不醉不归。”何塞专注的看着我，我脸红了起来。“不醉不归，当然，”他看了一眼凯特补充道。何塞显得有点紧张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知道在他内心深处，更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的发展。他可爱，幽默，但他不是我的菜。他在我心里就像兄弟。凯特经常开我们的玩笑，她说我天生就没有谈恋爱那根弦儿。但我清楚，只是我还没遇见那个人.....恩，那个吸引我的人，没有那种触电的感觉，那个为他悬心，为他激动的瞬间。

有时我在想，是不是我真的错了，我太理想化了，太文艺了，以至于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机会。我的眼光太高了。在现实中，没有人能给我这种感觉。

直到最近，我潜意识里常常会有一个声音对我小声低语。不！我立即否定这个想法。就在去那地方，经历那令人不愉快的采访后。你是同性恋吗？格雷先生。我逃避这段记忆。这几天每晚我都会梦见他，但总有一天他会在我的记忆中消失，不是吗。

None

第二部分__第4节

周六的商店简直像个噩梦，我们被顾客团团围住。克莱顿先生，克莱顿太太和约翰帕特里克在一组，还有两组也被客户包围着。只有午餐时间让我稍有喘息。克莱顿太太寻问我关于一些订单的情况，而我正躲在收银台后面一边吃着我的百吉饼，一边对照计算机上的库存软件，核对订单。可能是出于直觉，我猛一抬头.....一眼看到，格雷先生正站在柜台前面用他那忧郁的目光，盯着我。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“斯蒂尔小姐，真是个惊喜。”我的眼神坚定而热烈。

我靠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他看起来很休闲，头发蓬乱，穿着肥大T恤，牛仔裤，步行靴子？

我张大了嘴，我呆呆的站在原地。“格雷，”声音微弱的像是耳语，这是我唯一的反应。他向我做了一个鬼脸，他的唇，他的眼都透着微笑，好像在享受一段些人笑话。

“我往在这个地区，”他解释道。他说：“我需要采购一些东西。很高兴再次见到你，斯蒂尔小姐。”他的声音就如同黑暗中的温暖，不，像巧克力，不，软糖，不，焦糖.....简直无法形容。

我狂摇了两下头，以收回我飞出身体的灵魂。我的心正以疯狂的节奏跳动，我红着脸努力的稳定我的情绪。当他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我完全失去了意识能力。他和我记忆中的他完全对不上号，他不仅长的好，而且具有一种特别的男性魅力，而且这两者结合之完美，令人叹为观止，他就在眼前。在这里，在这个商店里。想象一下。我恢复了我的认知能力，让意识和身体重新合一。

“安娜，请叫我安娜。”“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，格雷先生？”他微笑，重复着我的名字，好像他知道了什么重大的秘密。我深呼吸，回到我的工作上来，工作时专心工作，在这个店工作一年了我一直如此。

“我需要一些东西。首先是一些电缆，”他喃喃的说，他的表情又帅又可爱。“电源线吗？”我们有不同长度和型号。要我带您去看看吗？我的声音柔和还带着颤抖。hold住，斯蒂尔。格雷轻轻皱了下眉毛。“请，带路。斯蒂尔小姐。”他说。我试着让我走出冰冷的柜台，但实际上我自己的脚都有点不听使唤了，一路上我一直低着头看我的脚尖。还好你今早穿了我最有型的牛仔裤。

“它们在电器区，第8行。”我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。我仰头看了他一眼，天，他是帅！

“跟随你，”他边说边用他修长的手臂做着手势。他的手指真长。我的心几乎要被扼杀了，因为它已经跳到我的嗓子眼了，我低着头的在排排过道中寻找，他为什么来波特兰，为什么出现在这家店里？在我的潜意识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，它像是从我的大脑中一个角落里发出：他是来看我的。不可能！我立即否定了这个声音。为什么像这样一个英俊的，有钱有势的人会来看你？我的想法真荒唐，我的头是不是被踢过？

“你是来波特兰谈生意的？”我问，我的声音太高了，就像是我的手指被门夹了时发出的叫声。该死！保持冷静，安娜！“我来州立大学，访问他们的农业部。我目前正在资助一些生态种植，和土壤科学的研究项目。”看到了吗？人家根本不是专程来看你的，我嘲笑潜意识里的那个声音。“这一定是你养育全世界穷人的计划的一部分？”我开玩笑道。“类似。”他认真的说，他的嘴角带着怪癖的微笑。

他认真的选择着克莱顿商店里的电缆。在这个地球上还用得着他自己做这些吗？我不能想象他自己接电缆的样子。他的手指抚过一包包的电缆，最后他弯下腰选了一包。“就是它了。”他说话时带着神秘的微笑。

“还需要什么吗？”“我想要一些胶带。”

“绝缘电工胶布吗？你是在装修吗？”我的问题真多余，他可以雇工人来买啊？

“不，不是装修？”他很快回答了我，然后笑了起来。我感到很奇怪，有什么好笑？我好笑吗？我看起来很滑稽吗？

None

第二部分__第5节

“四年了，”我们到达了存放胶带的货架，“你需要多宽的胶带？”

“我要那种。”我递给他更宽的一种，我们的手指有极端时间的接触，我就像触碰到了一段裸露的电线，被电击中了一样。我不由自主的喘息，电流穿过我的身体，击中我脑海最深处的某种东西。我赶忙调整我自己。

“您还需要甚么吗？”我的声音音量微弱沙哑。他有点吃惊为什么我的音调变成这样。

“我想还要一些绳子，”他也哑着嗓子，学着我刚才的声音。“这边走，”我低着我的头，机械的向前走，我的脸还红着，不要让他看到。“你要什么类别的绳子？我们有合成纤维的....和天然纤维的....麻绳....电缆线...”天啊，我被他的表情吸引，他的眼神变的暗淡。

“我要五码的天然纤维。”我反映极快，但手指却在颤抖，我用固定标尺测出五码的线，我不敢看他的眼睛。从我的牛仔裤上拿出割线刀，割好线，整齐的缠好，我没有在这么恍惚的状态下切到我的手，真是奇迹。

“你当过女童子军？”他说，他的唇如同经过精心设计的雕刻出的完美，性感。不能再看了！“那种注重纪律的团体活动不是我的菜，格雷先生。”他眉毛挑高说“哪甚么是你的菜？”他温柔的声音和柔和的微笑又来了。我极力想冷静下来，但我潜意识里的另一个声音却在怂恿我。“读书”我低声说，但潜意识里的声音却尖叫这说：“你！你就是我的菜..瞬间我一巴掌打灭这种想法，我为我有这种想法感到羞愧。”

“你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？”他的头偏向一侧，轻描淡写的询问着。

“哦.....经典文学，英国文学之类的，你懂的.....”

他边听边用长长的手指抚摸着他的下巴，若有所思，可能只是无聊，用这种方式掩盖罢了。

“你还有什么需要？”我要转移一下我的注意，他的手指是那么性感迷人。

“我不知道，你有什么好推荐的呢？”

我有什么推荐？我连自己现在在做什么都不知道。

“你要亲手做这些工作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灰色的眼睛充满邪恶的幽默。我心跳加速，目光游离，停在了他的紧身牛仔裤上。

“工作服，”我回答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。

他眉毛上扬，又一次被我逗乐了。

“你不会想接电缆，干粗活时毁掉你这一身名牌吧？”我比了比他的牛仔裤。

“我总是把他们脱掉。”他坏笑着。

None

“我要买件工作服，但愿我不会毁掉任何一件衣服。”他冷冷的说。

我尝试和避免脑海中去想他不穿牛仔裤的样子。

“你需要别的什么吗？”我小声问道，我把蓝色的工作服递给他。

他没有回答我的提问。

“报道写的怎么样？”

他终于问了我一个在我看来普通的问题，远离所有的可以让人产生联想，影射，思维混乱总是让人觉得语带双关的谈话.....这是个我能简单应答的问题。这个话题就像一根救命稻草，我紧紧抓住。

“不是我来写，是凯瑟琳小姐。我的室友，她是作家。她非常高兴。她是该杂志的编辑，她生病了，无法亲自做采访。”这个正常的话题，让我这个快要紧张的窒息的人，重新获得了新鲜空气。“只是没有一张你的照片，是那次采访的唯一遗憾。”

格林先生眉毛扬了一下。

“什么样的照片，用来做什么？”

好吧，我真的不清楚凯特的想法。我摇摇头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

“好吧，我想想，或许明天.....”他也有犹豫不决的时候。

“你是愿意让我们给你拍照吗？”我的声音仍然小，但如果我把这件事办成了，那凯特一定高兴的上了天。‘是啊！这样你明天就还会见到他不是吗？’我的潜意识又在黑暗处发出声音。我马上放下所有这些愚蠢的，荒唐的想法。

“凯特会很高兴，我们还要找一个摄影师。”我笑着看着他。他的笑上也在微笑，他嘴角上扬，那唇形真是一条完美的曲线，但随即就在他的脸上消失了，马上又恢复了严肃冷峻的样子，就像地球的两大版块突然碰撞。

“好吧，就明天。”他伸手掏出他的钱包，“这是我的卡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。在早上十点之后打过来。”

“好的，”凯特一定会感到惊喜的。

“啊！”

保罗站在另一个过道的尽头，他是克莱顿先生的弟弟，我听说他从普林斯顿的家来，但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他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，给我点时间格林先生。”格林对我皱了皱眉。

保罗是哥们，在这个尴尬的时刻，我旁边是强大的，魅力十足的，控制狂的格林先生。这个平平常常的朋友出现的多么及时。保罗用力的拥抱我，我努力表现的很吃惊。

“安娜，你好，遇见你是多么好啊！”他滔滔不绝。

“你好，保罗，你怎么样？我回家来了，是为了你弟弟的生日吗？”

None

第二部分__第6节

我瞥见格雷先生正像鹰一样注视着我们，他暗淡的目光中充笼罩着投机的气息，嘴角的线条严肃。古怪的客户，他的神态也改变了其它人，有人开始变的冷漠下来。

“保罗，我的客户，你应该会喜欢的，”我说，我介绍他们，试图化解他们对立的眼神，我看到暗淡的目光，我拉了拉保罗，以满足他，他们仍然注视着彼此，气氛降到冰点。

“呃，保罗，这是格雷先生，这是保罗克莱顿。他的兄弟是这家店的老板。”

“我知道保罗曾经因为我在这里工作，虽然我们不常见面。他从普林斯顿来，他在那里学习企业管理。”我喋喋不休的说着。

“克莱顿先生。”格雷先生握着他的手，他的目光让人不敢直视。

“格雷先生。”保罗也握了握他手。“等等，你不是格雷控股公司的，格雷先生吧？”保罗的眼中切切实实的露出的敬畏。格雷先生向他礼貌的微笑，并没有注视他。

“哇，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”

“阿纳斯塔西娅已经服务的很好了，克莱顿先生。她一直很周到。”他的表情冷漠，这完全就是他一贯的表达方式。

“酷！”保罗罗迪克应道。“干的好，安娜。”

“当然，保罗。”我看他的敌意完全消失了。“需要什么，格雷先生。”

“就这些吧。”他的语气坚定而冷漠。该死的.....我得罪他了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过头，该死的，他都买了需什么来的？

绳子，胶带，捆扎绳，工作服在柜台上。

“这一共是四十三美元，谢谢。”我抬头看了一眼格林称生，他正密切注视着我，他目光暗淡，弥漫着黑色的气息。令人不安。

“你需要一个袋子吗？”我拿着他的信用卡问他。

好的，阿纳斯塔娅。“他的舌头爱抚着我的名字，我的心再次狂跳。我几乎不能呼吸。我匆忙的将他采购的东西装进塑料袋里。

“如果你需要我拍照片，你会打电话给我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不知如何用语言来回答，递给他他的信用卡。

“好。那就明天。”他转身离开，突然停下。“哦，阿纳斯塔娅。我很高兴是你，而不是卡瓦娜小姐采访了我。”他笑了，然后大踏步离开。我的荷尔蒙激增，我呆呆的望着大门好几分钟，视线停留在他刚刚离开的地方。

None

第三部分__第1节

凯特欣喜若狂。

“可是他来你的小店做什么？”电话里传来她好奇的询问。我潜意识里的声音又开始暗示我——“他是特意来这里的。”

“他说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巧合，安娜。你不觉得他是故意去那里见你的吗？”她推测着。我的心突然狂跳了起来，但只是一时的喜悦，随即就沉静了下来，不，他是来出差的。

“他访问华盛顿大学的农业部。他资助一些研究，”我嘟囔着。

“哦，是的。他的捐给他们250万美元。”

“哇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安娜，我是一名记者，我收集所有关于他的资料。了解这些是我的工作。”

“OK，我的卡拉，伯恩斯坦，回到我们的话题，你想要那些照片吗？”

“当然。问题是找谁来拍摄呢？在哪拍摄呢？”

“可以在这拍，他说他现在住在这。”

“你可以联系到他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。”

“华盛顿最富有，最难以捉摸，最神秘的单身汉，给了你他的手机号吗！”

“呃.....是的。”

“安娜，他喜欢你，毫无疑问。”她的语气是斩钉截铁。

“凯特，他只是对我印象还不坏吧。”我言不由衷。

那个声音又对我说：“凯特是对的。”也许，也许他可能会是喜欢我的，毕竟他对我说他很高兴采访他的人是我。也许他只是想和我玩玩，或是一时兴起.....

“谁会为我们拍摄呢？”凯特的问话拉回了我的思绪。

“列维，我们定期的摄影师，不过他现在在爱达荷州回家过周末去了。他会为错过拍摄这名大人物而后悔的。”

“嗯.....何塞？”

“好主意！你来问他，然后再打电话给格林先生。”凯特语气中带着不快，因为何塞是个很傲慢的人。

“我觉得给何塞打电话的人应该是你。”

“打给谁？何塞吗？”凯特嘲笑着。

“不，格林。”

“安娜，他想发生关系的人是你！”

“发生关系？！”我提高了声音。“我几乎不了解这个家伙。”

“至少你见过他，”她忿忿的说。“我打赌他想更了解你，只是打个电话嘛。安娜。”说音刚落她就霸道的挂断了电话。

我举着电话不知发生了什么。我只是提到了何塞。

保罗进到房间里他来找砂纸。看到我呆呆的站在那他说：“安娜，外面很忙.....”

“哦，好的，对不起。”我咕哝着转身离开。

“还有，安娜，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大人物的？”保罗的声音从未这么冷漠。

“凯特病了，我不得不代替她为校刊做采访。”我耸耸肩，试图显得轻描淡写。

“哎.....咋咋咋，大人物格林先生在克来顿小镇.....还有那离去时的身影.....”保罗一边感叹一边奚落我。“今晚要喝一杯吗？”

每当他回到家，他就是会这样约我，而我总是说“不”，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固定模式。我从没考虑要和这个老板的弟弟如何。总体上来说保罗还算是一个可爱的美国小伙子，但他总是显得有些不太正经，他没有什么品味，也不喜欢文学，也缺乏想象力，总之他不是我的菜。格林先生是你菜。潜意识里的声音又一次提醒我。我赶快拉回自己的想法。

“你不是要和你哥哥一家聚餐吗？”

“那是明天。”

“我们另找个时间吧，保罗。今晚我需要学习，下周我有考试。”

None

“但我擅长的是影物，不是人。”何塞拉长了声音显得很不愿。

“何塞，求你了，好吗？”我祈求道。我焦急的握着电话在我们的公寓中来回踱步，窗外是这个寥落的灯光。

“把电话给我。”凯特抢过我的电话，拔了拔她散在她的肩上如丝般的金发。

“听着，何塞罗德里格斯，如果你想让你的照片显示在我们报纸的头版上，你就来参加明天的拍摄。明白？”凯特表现出不容置疑的强硬。

“搞定。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决定何时何地。打电话给他。”他把手机交给我。我不知所措。

“打给格林，现在！”

我不情愿的看着她，从口袋中摸出那张名片。我先是深深的吸了口气，然后用颤抖的手指一个一个的指着号码。

应答等待的声音响了两下，对面传来他平静，冷漠的声音。

“格林。”

“哦不.....格林先生？我是阿纳斯塔西娅斯蒂尔。”听筒里面我的声音不像是我在说话，那声音在发抖。

“斯蒂尔小姐。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。”他的声音不那么冷漠了。那声音让人感到有点温暖，甚至是诱人。我的呼吸急促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凯特一直张大了嘴盯着我，我逃进厨房以回避她的目光。

“嗯.....我们想尽快为我们的文章拍那组照片。”我感到我快要窒息了，呼吸，呼吸，安娜。“明天，如果可以的话。在哪里比较方便先生？”

我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他爽朗的笑声。

“我住在波特兰的HEATH-MAN。我们明早九点半好吗？”

“好的，明天见。”我的心就要跳出来了。

“我期待明天的拍摄，斯蒂尔小姐。”我想象着他此时那邪恶的暗淡目光。他怎么短短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魔力？我挂断了电话。凯特站在厨房里，她盯着我，她的脸上写满了惊愕。

“阿纳斯塔西娅鲁思斯蒂尔，你喜欢他！我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过你这种语气，这样的表情，你的脸红的.....”

“哦，凯特你知道我总是害羞的。”我抢白道。我痛快的呼了口气，我刚才打了电话给他.....这太可怕了。

“找HEATH-MAN的号码，给经理打电话，商量一下拍摄的场景。”凯特喃喃自语。

“我来做晚饭，然后，我要学习了。”我忙前忙后，以掩饰我的兴奋。

None

第三部分__第2节

HEATH-MAN坐落在波特兰市中心的核心地带。这幢褐色的大厦是20世纪20年代建成的。

何塞和我坐在我的老式甲壳虫里。而凯特则开着她的CLK，因为她不适应我的车。特威斯是何塞的朋友和助理。他帮着何塞打打灯光什么的。凯特在HEATH-MAN设法搞到了一个房间，给我们免费使用，但那很小，但当他们听说采访的是格林集团的CEO时，他们马上给我拉更换了上等的套房。套房的布置优雅，低调，但应有尽有。

时间到了九点，我们半个小时搞定一切。凯特调度着一切。

“何塞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墙边拍摄。你同意吗？”她不会等他的答复。“特拉维斯，搬走那些椅子。安娜，你可以通知一下格林先生，告诉他我们在哪。”

是的，女主人。她是那么霸气。

半个小时后，格林先生走进我们的房间。

哇！他穿着一件白衬衫，扣子开到领口第二颗，灰色的西裤，衬出他紧实的臀部曲线。头发仍然

带着刚沐浴后的潮湿。看着他，我咬了咬我的唇。另外一个身着高档深色西装，三十五六岁的人默默站在角落里。他淡褐色的眼睛看着我们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

“我们又见面了，斯蒂尔小姐。”格森干练的伸出他的手，和我握手。当我们的手碰触到一起，我感到一个粉色的电流通过了我的手臂，身体，击中了我，让我脸红，我敢肯定，我发出了一线飘荡的声音。他真是.....，相当.....哇。

“格林，先生，这是凯瑟琳·卡瓦纳，”我念念有词，对凯特挥挥手看着他把目光转向凯特。

“顽强的卡瓦纳小姐，你怎么样了？”他给了她一个微笑。“我相信你感觉好点了，阿纳斯塔西娅说你上周有点不适。”

“我很好，谢谢你，格雷先生。”她摇了摇手，在他面前丝毫不动声色。凯特一直上的是华盛顿最好的私立学校。她家境富裕，她自信坚定，她有她自己的位置。她没有任何无用的寒暄。此刻她让我感到敬畏“谢谢你抽出时配合我们。”她给了他一个礼貌，职业的微笑。

“这很有趣。”他回答，他灰色的目光转向我，我再次有被击中的感觉，该死。

“这是我们的摄影师若泽罗德里格斯，”我说，我亲切的笑嘻嘻的看着身后的何塞。何塞却冷眼看着我和格林。

“格林，先生。”他点点头。

“罗德里格斯，先生。”格林变的面无表情，他上下打量着何塞。

“我哪里让你感到不妥吗？”格林问他，语气中带着威胁。但凯特没有让他解释下去。

“格林，先生。请坐在这里。要小心地上的照明线，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准备。”她指示他座在靠墙的一把椅子。

强烈的灯光，让格林暂时不太适应，特拉维斯向他喃喃的道歉。何塞接手了工作，他手持相机找着角度，快速的按了两下快门，然后指导格林变换着姿势；何塞移动三角架，格林则坐着听他摆布，耐心而自然，拍摄持续了20分钟。我的愿望实现了：我站在不远的地方欣赏着格林。两次我们目光相触，锁定对方，我不愿移开，他也凝视着我。

“坐着的可以了，”凯特迈过地上的电缆走过来，“我们拍几组站着的怎么样？”她问格林。

格林表示同意，特拉维斯拉走了椅子，何塞又拍了足足五分钟。

“太好了，”凯特说。“再次感谢你，格雷先生。”好招招手示意何塞可以收工了。格林对她说：“我期待读到您的文章，卡瓦纳小姐。”他把目标变成站在门边的我：“和我走走好吗，斯蒂尔小姐。”他问。

“当然，”我脱口而出。我耸耸肩，焦急的看了一眼凯特。我注意到她身后的何塞愁眉不展。

“有你在，真是完美的一天。”格雷说着很绅士的为我打开门，让我先走出去。

见鬼...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想干什么？我停在酒店的走廊，那个穿着得体的中年人出现了。“我会打电话给你，泰勒”泰勒转身离开，突然回头凝视了我一眼，像是想用目光警告我。可笑.....我做错了什么了？

“在这样的早晨，不知能否配我喝杯咖啡。”

我的心就要从我的嘴里跳出来。他在约我吗？格林先生约我喝咖啡吗？我潜意识中的声音嘲笑着我：也许只是喝咖啡，也许他认为你没睡好，需要咖啡提提神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收了收心神。

“我还要开车带着大家回去，”我咕哝着表示歉意，低着头看着我的手。

“泰勒”，他大声叫住泰勒，吓了一跳。泰勒停下来，转身走回来。

“他们都是要回学校吗？”格林问，他的声音柔和。我点点头，吃惊的看着他。

“泰勒可以带他们回去，他是我的司机。我们在这里有一辆吉普车，这样也可以装下那些设备。”

“格林，先生？”泰勒询问道。

“麻烦你送一下着摄影师，他的助手，和凯特小姐回家。”

“好的先生。”泰勒答复。

“那，现在你可以陪我喝咖啡了吗？”格林微笑，好像事已至此木已成舟我只能就犯。

“呃，格林先生，好吧，看起来只能让泰勒带他们回家了。”我看了看泰勒，他依然表情冷漠。“给我点时间，我与凯特换一下车。”格林微笑着同意，他的微笑很有杀伤力，无人能敌。噢.....我打开套房的门，进来关上门。深呼一口气，凯特正和何塞讨论着我们。

看到我进来，何塞向她使了使眼色，她不以为然直接的对我说：“安娜，我想他肯定喜欢你，”他补充道：“但我我不相信他是真心的。”我无地自容，希望她停止这个话题。

“凯特，我想开你的车回去，你把我的车开回去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格林先生让我陪他喝咖啡。”

她张大了嘴。半天没有说出话来！她拉住我的胳膊，我被拉进套房的卧室。

“安娜，你还不了解他，”她语气中充满了警告：“他是很有魅力，我同意，但他同时又充满了危险。尤其是对你这么单纯的女孩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懂的安娜。”我被她说的有点反感。我反驳道：“凯特，这只是喝咖啡。我这个星期还有考试，我需要复习，所以我不会太晚。”

她不再说什么，考虑了一下我的请求。最后她才把车钥匙交给我。

我们过一会儿再走，有事你打我电话。

“谢谢。”我给了她一个拥抱。

我离开套房，看到正在等我的格林。

他靠在走廊的墙上，就像高档时装杂志上的男模。

第三部分__第3节

“好吧，我们走吧。”我尴尬，脸红着。

他也笑了。

“请，斯蒂尔小姐。”他站直身子，伸出手，做了个请的姿态，让我走在前面。

我沿着走廊向前走，不知迈步的是不是我的腿，我的腿在颤抖，心狂跳着一直悬在嗓子处，我将要与格林先生喝咖啡.....我恨咖啡。

我们走到电梯前。等一下我要对他说什么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不是是停止活动，它瘫痪了。我们要谈论什么？我和他共同在地球上有什么话题？他温柔的声音惊动了我的遐想。

“你认识凯特小姐多久了？”

哦，对于还不了解的两个人这是个简单的话题。

“我们大学一年级就认识了。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。”“恩，”他回答说。他在想什么？他按下电梯的按钮，钟声叮的一声，电梯门滑开，露出一对正在激吻的年轻夫妇。我们都感到惊讶和尴尬，他们整了整衣服，尴尬的环视四周。格林和我步入电梯。

我努力控制我的表情，我低头凝视着地板，感到我的面颊已经绯红。我用余光偷偷看了眼斯格林，他的嘴角也带着一丝微笑。年轻夫妇也没有说什么，直到下楼我们一直保持尴尬的沉默。

门打开，格林出乎意料的拉起我的手，紧紧握在手里。我已经快速跳动的心又一次加速。我们先走出电梯，身后的情侣在我们身后爆发出压抑已久的笑声。格林也笑着喃喃自语：“这是什么电梯？”

我们穿过疏阔，繁华的大堂，走向酒店的大门，格林没有走旋转门，因为那样他就要放开我的手。

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温和的五月的一天。我们拉着手，站在路的拐角处等待交通灯从红变绿。的是他仍然握着我的手，在这样的街上，在这样的天气，格林先生拉着我的手。从来没有人拉着我的手。眼前的情景让我晕眩，我忍着那幸福的笑容，不让它表露出来。可它就是不依不饶的非要浮现在我的脸上。我祈求我的潜意，冷静，再冷静。

我们走过四个街区，才到达波特兰咖啡馆，格林放开我的手，为我拉开大门。

“你需要一份菜单吗？我们喝点什么，你要什么？”他像往常一样礼貌。

“我要一份英式早餐茶，袋泡式。”

他扬起他的眉毛。

“不喝咖啡吗？”

“我并不很喜欢咖啡。”

他微笑。

“好吧，茶包，加糖吗？甜蜜的？”

甜蜜的，哦这是爱人的感觉，我的潜意识又奚落我：只是问你要不要加糖，你想太多了。

“不，谢谢。”我双手紧握，眼睛一直盯着手看。不敢抬头。

“要吃点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。”我摇摇头，他走向柜台。

我偷眼看着站在柜台前面高大的他。其实就算整天这样看着他我也不会厌倦。他高大的身材，宽阔的肩膀，以及他的穿着，他凌乱的发型，和修长的手指。我的目光在他身上抚摸，我的脸红的如同火焰。我咬着我的唇，我的想法完全不能自主。

“你若有所思时真美，告诉我你在想什么？”格林先生回来了，他吓了我一跳。

我脸色绯红。我在想什么？我想，我想，我只是想，我想我只是想，当我的手指穿过你的头发，那会不会让我感到柔软，就像你深藏的温柔.....我摇摇头从幻想中清醒过来。他端着一个圆形，不太大的桦木托盘。他从盘中一样样的拿出茶具摆在我面前，先是一个精致的杯子，然后是一个小

茶壶，壶把手上缠绕着一个棉线系着的标签上面优雅的写着“唐宁英式早餐茶”，我的最爱。它上面印有一个美妙叶子图案。他怎么知道这是我的最爱呢？他自己买了蓝莓松饼。布置完一切他把托盘放在旁边，在我的对面座下。他伸直了他的长腿，他看起来很惬意放松。而我却仍然拘谨。

“你还没告诉我你在想什么？”他提醒我他问过我一个问

题。

“这，这是我最喜爱的茶。”我的声音很小。我到现在还不能相信座在我对面的就是那个不可一视的富豪，格林先生。他皱着眉看着思绪万千的我。

我拿过茶壶，打个壶盖，提了提系茶包的棉绳。这样茶汤可以更均匀的蔓延开。然后我解开缠绕的棉绳提出茶包。

他注视着我泡茶的态度。

“我喜欢喝淡一点的红茶。”我解释道。

“我看到了，他是你的男朋友吗？”

哇.....什么？

“谁？”

“摄影师，何塞。罗德里格斯。”

我笑了，是什么给了他这个错觉？

“没，何塞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只是朋友。为什么你认为他是我的男朋友？”

“你对他微笑的方式，还有他对你微笑的表情。”他的目光深不可测。我试图想透过这目光看到他的内心深处，探寻他的一切想法，但那只是徒劳。

“也许只是朋友间的默契吧。”

格林微微点头，似乎在表示对我的回答很满意，他低下头，修长的手指拨开松饼的背纸，绅士般的优雅，我被他迷住了。“你想要一些吗？”他被我的表情逗乐了，微笑的问我。

“不，谢谢。”我不得不低下头看我的手。

“昨天在商店里那个小伙子呢？是你男朋友吗？”

“不，保罗也只是朋友。我昨天告诉你了。你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你.....你在他身边看起来有点紧张。”

哇靠，我只是紧张你，是因为你在我身边我才紧张好吧。

None

第三部分__第4节

“嗯，你很坦率。”他点点头。请不要低下头好么，我想看着你的脸。

哦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给了我一个恳求的眼神，但带着不自然的微笑。

“你让我感到很神秘，斯蒂尔小姐，你总是若有所思。”他的呼吸也开始加快。

神秘？我吗？

“我没有什么可神秘的。”

“我想你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孩，”他解释道。

我？哇.....那是我吗？我，特立独行？这不可能。

“除了，你脸红的时候，那时我就会很好奇，你为什么总是脸红？”他切下松饼的一小块放进嘴里，并开始慢慢咀嚼，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那样我又要脸红。天啊！

“你总是这么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吗？”

“我没有恶意，我是不是有点失礼？”他的语气听起来很紧张。

“不。没有。”我如实回答。

“好。”

“不过，你很霸道。”我突然回敬了他一句。

他扬起他的眉毛，如果我没有看错，他的眼神有一线难以察觉的变化。

他喃喃的说：“我只是有我自己的判断和看待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，阿纳斯塔西娅。在所有事情上。”

“我懂得。你为什么称呼别人时不喜欢叫人的名字，而总是叫姓氏。”我为我的大胆感到惊讶。为什么这么轻松的话题我会感到如此紧张，这是不是我想要的感觉。好像我在质疑他。“我只对我的家人和亲密的朋友称呼名字，这是我的习惯。”

哦。这不是他全部的答案，“格林先生给我打电话。”他是个控制狂，如果是凯特在采访他，一定还会有更全面的解释。两个控制狂人，我的潜意识让我想起了凯特的美丽。还有她的金发，就像他办公室里所有的女士都是金发女郎。我不喜欢格林和凯特这种想要掌控一切的性格。我喝了

一小口茶，格林也又吃了一小块松饼。

“你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吗？”格林问。哇.....他不断改变着话题。“是的。”

“讲讲你的父母吧。”

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些？这个话题是多么无趣。

“我的妈妈与她的新任丈夫鲍伯住在格鲁吉亚。养我长大的继父生活在蒙特卡洛。”

“你的亲生父亲呢？”

“他去时我还是个婴儿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他礼貌的道歉，一丝忧虑掠过他的脸。

“我根本不记不起他。”

“你的母亲改嫁了是吗？”

我哼了一声。“你说的对。”

他皱眉看着我。

“你不想再说下去是吗？”他冷淡的说道，若有所思的托着他的下巴。

“不是你的错。这些都是事实。”

“上次你采访我，也提了很尖锐的问题。”他得意的笑着。

真是的，他一定是在说那“同性恋”的问题。我无地自容，在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每当想起提起这件事我都会尴尬至死的！我开始语无伦次，我想还是继续谈论我的母亲比较好。

“妈妈是个美人，她总是喜欢浪漫的人，她已经结了四次婚。”

格林感到很惊讶。

“我很想念她，”我继续讲着。“她现在有鲍勃。我只希望他能一如继往的爱她，包容她的一切，原谅她的随心所欲。”想到这里，我微笑着好像看到她们甜蜜的一幕。我好久没有见过妈妈了。格林目不转睛的看着我，不时喝一口咖啡。我真的不该注意到他的唇，那使我不安，那唇，那唇角的曲线。

“你和你的继父感情很深。”

“当然，是他养育了我。在我的记忆中他就是我的父亲。”

“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李吗？他总是.....沉默寡言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对他的女儿沉默寡言？”

“他喜欢足球，欧式足球，还有保龄球，海钓，和打家具。他是个木匠。还参加过军。”我叹了口气。

“你和你的继父一起生活？”

“是的。我15岁时，妈妈再次改嫁，把我留给了李。”他皱眉，很不解的样子。

“你不想和妈妈一起生活吗？”他问。

“第三任住在德州，而我的家在蒙州。还有.....你知道，我的妈妈那时是新婚。”我停下来，妈妈也很少和我提起那个第三丈夫。格林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呢。只是好奇吗？

“说说你的父母吧？”我问。

他耸耸肩。

“我的父亲是一名律师，我妈妈是儿科医生。他们住在西雅图。”

噢.....他有一个富足的家庭。我相信他们一定是一对幸福的情侣，然后有三个孩子，而他就是那其中一个，他继承了她们的英俊，高智商，在这样年轻时就白手起家，取得了生意上的巨大成功。上帝为何如此眷顾他？他一定是全家人的骄傲。

“你的兄弟姐妹做什么？”

“艾略特是一名建筑师，我妹妹在巴黎，跟着一名法国大厨学习烹饪。”他显得有些无趣，他不想谈起他自己的身世或是家人。

“我听说巴黎是个浪漫的地方。”我插开话题。

“是的，那是座美好的城市。你去过吗？”他问，他的思绪从上一个话题被拉出来。

“我从没离开过美国。”所以我就是个吊丝宅女。

“你想去吗？”

“巴黎吗？”我小声说。谁？哪个女孩不想去巴黎？“当然，”我承认。“但是相比之下我更想先去英国。”

他的头偏向一侧，表示不解。“那是因为？”

我目光中闪过一丝光：“那里有莎士比亚，奥斯汀，勃朗特姐妹，那还是托马斯哈代的故乡。我

想那是一个能给人无限灵感的地方，才会产生这么多大作家，写出这么多精彩的文章。”

None

第三部分__第5节

“我得走了，我还要回去复习。”

“为了你的考试？”

“是的。下周二就开始了。”

“你朋友的车在哪里？”

“在酒店的停车场。”

“我陪你回去。”

“谢谢你的茶。格雷先生。”

他望着我露出奇怪的微笑，就像他看透了我心里什么重大的秘密。

“不客气，阿纳斯塔西娅。很高兴能帮您。我们走吧。”他带我走出咖啡馆，我们像来时一样漫步回酒店，我想说话，但有不知说什么，我们像一对沉静的情侣。他看起来一如平常的冷静，低调。至于我，则拼命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寻找是不是有什么不得体的言行，或是哪句话真的透漏了我的秘密。我觉得刚才更像是一次他对我的采访。

“你总是穿牛仔裤吗？”他也寻找着话题。

“大部分时间是的。”

他点点头。酒店就在路的对面了，我的心突然一阵阵的失落。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那么短暂，一切好像稍纵即逝的烟火。

“你有女朋友吗？”我脱口而出，天啊，是不是声音很大？

他的唇角奇怪的动了一下，那像是一个轻蔑的微笑吗？

“不，阿纳斯塔西娅。我从不找什么女朋友。”他轻声说。

噢.....这是什么意思，这么说他还是一个GAY？上次只是骗了我？还有有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出神想着他这句不知如何解读的回答，我得离开他，马上就要离开他，我神不守舍的向前走，不小心又一次绊倒了自己。

None

第四部分__第1节

该死的，吻我！我恳请他，但我无法动弹。我感觉我瘫倒在他怀里，一个本能的需要，完全被他迷住了。我盯着格林灰色的发同雕刻的嘴唇，如醉如痴，他也在看着我，他的目光之笼罩着我，但他的目光开始变暗。他几乎屏住了呼吸。我就在你的怀里，吻我，求你了。他闭上双眼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。对我轻轻的摇了摇头，彷彿在响应我内心里刚刚提出的所有请求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，他又回复了冷静，如同钢铁一样冰冷。

“阿纳斯塔西娅，你应该避开我。我不是你的人，”他低语。什么？这是从何说起？我皱眉看着他，想从他的身上挣脱，想自由呼吸，就像被沉入水底的人想冲出水面呼吸。

“放松，阿纳斯塔西娅，放松。我会扶着你，你试着自己站起来。”他清楚的说，同时缓缓推开了我。

自从那辆自行车冲过来，自从我将要跌倒，自从他抱往我，我的荷尔蒙就一路上升，充满了我的身体，他的手臂环绕着我，身体保护着我，他关注我的反应。我那时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一个浪漫，温柔的吻，而他并没有那样做。他拒绝了我，他不需要我。很显然，一个完美的周日早晨就这样被破坏了。

“我没事，”我找回了原来的我，我的呼吸，我的声音。“谢谢，”我嘟囔着，心里充满了羞辱，我怎么能如此天真的误读了我们之间的形势，我要尽快离开他，离开这里。

“谢什么？”他皱眉。他并没有放开拉着我的手。

“谢谢你救了我。”

“那个白痴逆行。还好有然。真是让人后怕，你要来酒店坐一会儿吗？”他放开我的手，我们都把手放在身体两侧，我觉得我就像个小丑。

我死命的摇了下我的头，想让自己清醒过来，甩掉那些刚刚的幻想，曾经那些错误的所谓感觉，和那已经破灭的希望。他不想要我，他不在乎我，不喜欢我，那我还想什么？我骂自己。格林跟本就没看上你。我的潜意识在嘲笑我。我交叉双臂抱着自己，我不敢回头看刚刚那条路，和那个救了我的人他就在我的身后。在酒店外面我们间短的告了别，我依然不敢看他的眼睛。

“谢谢你的茶和给我们时间拍摄照片。”我低语。

“阿纳斯塔西娅.....”他停下来，他的声音中带着痛苦和无奈，他走上来和我肩并着肩，我感到很不自然。原来想象手指穿他短发的画面，从前他在我眼中的美好都被撕裂。他沮丧的表情也与之之前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他所有的自持，内敛都从他的身上蒸发了。

“有事吗？格林先生。”我忿忿的回答。他说“没什么。”我想我需要很长时间去恢复我脆弱的自尊。

“考试好运.....”他喃喃的说。

他放下所有，流露出那么脆弱的自己就是想和我说一句“考试好运？”

“谢谢。”我难以掩饰我声音中的讽刺。“再见，格林先生。”我迈开双腿，大步离去，告诉自己绝不回头扯一眼，直走进地下车库。

一进入被日光灯照亮的地下车库我就再也坚持不住自己的脆弱了，我蹲在墙角，靠在墙上，把头埋在两手之间。不挣气的泪水汇集在我的眼前。我为什么要哭？我仰起头不让泪水流出来。可我实在是把持不住泪水，我座在地上，让自己尽可能的蜷缩成一团，我把头放在膝盖上，任泪水肆意的流出来。我为什么哭，我没有损失任何东西，这是多么可笑，就因为那些破灭的希望，那些关于他的梦想，和那些想象的过于美好的情景？

我从未如此难以接受一个现实。即便是不论篮球还是排球比赛时总是做为替补。因为体育不是我的强项，团队的胜负是一个重大的责任。

浪漫的事，我从没做过。在爱情里我感到不安，我太普通，太瘦，太邋遢，我有一大串缺点，并与日增多。所以我一直回绝我的追求者。在化学课上有个喜欢我的家伙，但我对他始终没有感觉，不论是保罗还是何塞，我对他们都提不起兴趣，而偏偏那个该死的格林，他让我心动。但他拒绝了我，我只能在黑暗的地方哭泣。

够了！安娜！我的潜意识对着我尖叫，上车！回家！做你的功课！忘了他，就现在！收起你的自怜，沉溺，少废话！

None

凯特座在笔记本计算机后面，当我进来时，她热情的笑容逐渐消失了。

“安娜你不太对劲。”

哦，不.....我用力摇着我的头，我不想说，不想听，不想看，还不如让我变成聋子，瞎子和哑巴。

“你一直在哭，”她非要把她看到的事实说出来。“那个混蛋对你做了什么？”她咆哮，她的脸色严肃的可怕。“没什么，凯特。”问题是我的想法让我的笑也变成了苦笑。

None

第四部分__第2节

“我刚才差一点被一个高速骑来的自行车撞到。”我只能用这部分的事实掩饰，但凯特并没有怀疑这不是事情的全部.....想到那个男人。

“天啊，凯特你没事吧，有没有撞到哪里？”她退后上下打量着我。

“没.....克里斯钦救了我.....但那时真是太可怕了。”我轻声答着。

“真是有惊无险。咖啡喝得怎么样？哦，对了你不爱喝咖啡的。”

“我喝了茶.....就那样吧，我不知道他约我干嘛。”

“安娜，他喜欢你。”

“不，不会的，我们不会继续的。”很好，为什么不让自己大胆面对这个现实呢。

“真的？”

哦，上帝，不要追问我。我走向厨房，不让她看到我现在的表情。

“真的，凯特，他不是我的菜。”我表现出任何人都能听出来的刻意的不在乎。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凯特，你真的不明白吗？”我一下子转过身，与她面对面。

“我看没什么。”她说。“没错，他有钱，他也比这个国家，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富有啊！”

“凯特，他很.....”我耸了耸肩。

“安娜，天啊，我要怎么解释你才相信，你不差！”她打断了我的话。哦，别！她的一整套特立独行的逻辑又要开始了。

“凯特，饶了我吧，我要复习了。”我没等她开始就阻止了她，她失望的皱着眉。

“你要不要看看我写的访问，还有荷西拍的摄影大作。”

哦，自从我一路回来，我的头脑中仿佛一片空白。被失落，失恋掏空了，为什么我要凭借这个照片来想起那位克里斯格雷先生，那个不要我的格雷先生？

“当然”我脸上挤出一丝表示着坚强又显得那么牵强的微笑，目光艰难而又期待的移向笔记本计算机的屏幕。他，就在那里，黑白照片里他的眼神依旧，但那予以却不同，不可一视的嘲讽着一个配不上他的女孩。

我假装看着访问稿上的文字，但却总是把目光移向他的照片，在他的眼睛中推倒我心中侥幸的希望，是的，单单从这英俊的外表，他就已经和我天上地下了。我就像希腊神话里飞向太阳的人，只能最后在他灼热的光芒中化为灰烬。是啊，我们不合适，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就是这样.....我告诉自己很多次了，要怎样才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。我相信一切会过去，而我会撑下去的。

“真的不错，凯特”我敷衍着，“我要去复习了，就这样吧。”我强迫自己必须暂时忘记他的存在。

None